

往事如昨

风雪中， 小姐妹跟父亲捡煤核

张凤英

那是1965年的冬天，故乡的风雪特别大，北风呼呼地咆哮着，吹得电线杆子发出阵阵怪叫。我家七口人饿着肚子，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饱饭了。

就在这时，妈妈又给我们生下了一个妹妹。父亲看着漂亮的小女儿，既高兴又难过。他说：“这孩子要是生在有钱人家，一定打扮得很漂亮，可是在咱们家，她只能穿姐姐哥哥剩下的旧衣服了。”妈妈说：“给她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吧，也算对孩子的祝福。”我抢过话头说：“就叫她秀菊吧，希望她像秋天漫山遍野的菊花一样，活力十足地生活一辈子。”这时候我心里想的是那首语文课本里的诗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；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我感觉那首诗写得气势磅礴、令人鼓舞，我想让妹妹的人生也那么有气势。虽然我已经有两个妹妹了，但是依然喜欢这个新出生的妹妹。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就像阿尔巴尼亚小女孩一样，妈妈给她买了一顶带白色兔毛的新帽子作为礼物，衬得她粉嘟嘟的小脸蛋是那样娇艳。

自从有了小妹妹后，父亲比以前更勤劳了，他每天除了在工务段做8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外，还要到野外去打石头挣钱补贴家用。有时候，父亲发牢骚说：“我就是一头牛，家就是一架车，我拉车，你们坐车。”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都不是滋味，为父亲像牛一样拉车难过，为自己不能帮助父亲拉车难过。当时我就想：老天爷啊，让我快快长大吧，长大了我就可以帮助父亲拉生活的重车了。

不久，这个机会就来了。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，门外的积雪有一尺多厚。父亲让母亲缝一个麻袋，缝好以后，父亲拿着一个破旧洗脸盆对我和妹妹秀兰说：“闺女们，明天咱们去捡煤核，人家大姐家从来不买煤炭，都是大姐她们捡煤核烧饭。”我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父亲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。一年前，他给我找的学习榜样是青梅，他对我说：“青梅这闺女真孝顺，每天早上第一个起床，把炉火生得旺旺的，做好了饭，才叫妈妈爸爸起床呢。”我不服输，不就是早晨起来生火做饭吗？我也能办到。从此，我每天第一个起床，劈柴、生火、做饭，然后叫醒熟睡中的弟弟妹妹和父亲母亲。一天、两天容易做到，但是长期坚持，特别是寒冬腊月，早晨起来马桶里都结冰了，四处冰冷，要离开热乎乎的被窝，去劈柴、生火、

做饭，对于一个11岁的小女孩来说，的确是一种生活的磨练。然而，我坚持下来了，而且坚持了一年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虽然父亲经常表扬我，但我心里很纠结，我是咬着牙坚持的，生怕哪一天自己就坚持不下去了。

没想到196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，父亲又给我增加了捡煤核的事情。其实，这之前我曾经想过要去捡煤核，可是想想寒冷的冬天里刺骨的西北风和漫天的大雪，我就退缩了。如今，我赖不过去了。父亲准备好了行头——用铁丝做的耙子、破旧的陶瓷盆，还有旧麻袋。我和妹妹秀兰冻得哆哆嗦嗦地跟着父亲，艰难地迎着风雪去发电厂捡煤核。

寒风把衣服都吹透了，冻得牙齿咯咯响。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妹妹，穿过城市西北边的一条隧道，来到发电厂的外面。一路上，我坐在父亲的身后，没有棉鞋穿，只穿了一双白色的球鞋，冻得我的脚都麻木了。那双球鞋是母亲穿过的，因为母亲没有时间做棉鞋，我就穿着这双鞋跟着父亲捡煤核去了。

到了发电厂门外，我下了车，脚都不会走路了，妹妹秀兰被冻哭了。父亲说：“别哭，用手摸摸灰，就暖和了。”我们一摸灰，果然暖和，那煤灰是热的。有的地方还噼噼啪啪地在燃烧呢！父亲从麻袋里拿出几个土豆，对我们说：“那边的灰很烫，能把土豆烤熟了。”于是，父亲把土豆埋在热灰里。我们开始坐在热灰上捡煤核，慢慢地就不冷了。父亲一边捡一边对我们说：“咱家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，你们都还小，等你们长大了，咱家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。你们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，帮助父亲拉生活这辆重车，父亲一辈子都会记住你们的，你们两个最大，也最听话。”我和妹妹秀兰都知道，父亲是在哄我们呢，但是心里却很高兴。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我们很少有机会享受到父亲的温存，父亲和颜悦色地哄我们开心，就是再冷再累，我们也是高兴的。

那天我们收获很大，捡了满满一麻袋煤核。要回家了，父亲把埋在灰里的土豆扒拉出来，一股香味飘来，我和妹妹立刻垂涎欲滴。父亲给我和妹妹每人两个土豆，他只吃一个。我俩狼吞虎咽地吃完了，才想起来父亲可能没有吃饱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和妹妹都不能坐车了，父亲也不能骑车了，车上驮着捡的煤核，还有父亲割的一捆干草，等着回家生火用的。我们帮助父亲推车，上坡的时候十分费

力，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出冷，反而出汗了。父亲说：“我们今天出来的时候，没费力气走路，冷得不行，回家的时候用力推车，就不冷了，这是什么道理呀？”经过父亲的提醒，我忽然想起小学课文里的一个故事《红鼻子弟弟和蓝鼻子哥哥》，于是我就讲给父亲和妹妹听。父亲听了，很高兴，对我说：“对呀，这个故事太好了，富有哲理，应该讲给弟弟妹妹们听。红鼻子弟弟为什么冻不死穿破棉袄的农夫？蓝鼻子哥哥为什么能够冻死穿裘皮大衣的地主婆？”后来，我回到家，把故事讲给在家的弟弟妹妹们听了。那时他们太小了，还不能理解那个故事的意义，只有我和妹妹秀兰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

从那以后，捡煤核就成了我和妹妹秀兰的任务，我们家八口人做饭和取暖用的煤核，都是我和妹妹秀兰一粒一粒捡回来的。后来母亲说：“咱家的灶火只认得你们捡来的煤核，其它东西都不好烧。”一直到我上大学以后，暑假回家还去发电厂捡过煤核呢。母亲说：“上大学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要照样去捡煤核，因为你是普通人家的女儿，不能忘本。”那时候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

多年以后，我自己有了工作和家庭，不远千里来到烟台这座海滨城市生活，但是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。那年母亲写信说：“闺女，寒假回来住几天吧。”我说：“老妈，一想起故乡的冬天，我就会想起冬天捡煤核，想起脚丫子与白球鞋冻在一起分不开的疼痛。”母亲又来信说：“如今故乡的气候变暖了，没有那么冷了，冬天在院子里堆雪人，可有意思啦！”

经不住母亲的反复动员，那年正月我回去了。果然故乡的冬天不冷了，我穿着羽绒服，戴着狗皮帽子，在院子里堆雪人，身上出汗了。父亲说：“哪里是冬天不冷了，是咱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你们小时候，哪里戴得起狗皮帽子？哪里有羽绒服？棉袄都是没有絮棉花的。唉，我可怜的女儿们，跟着无能的爹吃苦了。”我说：“父亲，如今大家都富裕啦，吃饱穿暖不成问题了，今后生活还会更好的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门外的雪还在下，天气预报说，最低气温零下37摄氏度。可是我坐在家，墙上挂的温度计显示零上23摄氏度，温暖如春啊！我猛然留意到，家里已经安上暖气了。瑞雪兆丰年，未来老百姓的生活一定会一天更比一天好。



《志愿军一日》封面

一本珍贵的书

刘卫东

这本书有些年头了。我是在父母家里翻箱倒柜找东西时，无意中发现的。书基本上已散架了，是母亲用胶带粘起来的，可以看出，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。泛黄的封面，斑驳中还能依稀看出书名。翻开内页，还能闻到些许霉味，一不小心掉落了几张，我赶紧小心翼翼地捡起来，按照还能辨认出的页码，重新码好。

我家以前的旧书，大都当成废纸卖掉了，现在想来觉得可惜，真没想到这本书却保存了下来。这本书有多老？有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我呢。

这本书书名叫《志愿军一日》，是1956年10月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。我爸是一名退伍老兵，组织上奖励了他这本书作为纪念，因此，这本书早我两年来到了我家。

这本书的发行，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，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等文学大师，或亲自作序，或撰写评论文章，在中国文坛传为美谈，成为军事文学史上的佳话。

《志愿军一日》最初出版时，因为纸张供应限制，只印了6万本，但当时的总政文化部认为，这个数字离读者，特别是包括像我爸这样的老兵读者的需求量相距甚远，后向国家出版总署提出了加印申请后，又多拨了纸张，出版社得以增加出版印数。

《志愿军一日》一共三个版本，即平装本6万本、纸面精装本3万本、布面精装本1万本，共计10万本。我家这本是布面精装本。这本书的书名，原来是彭德怀元帅题写的，书名手迹原件由原《志愿军一日》主编刘亮珍藏，“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在哪个环节上耽误了，编辑部收到题字时，书已付印，没能用上，这实在又是一大憾事。”刘亮说

这本书的内容是纪实性的，90%以上由一线志愿军官兵所写，都是真人真事，是他们在血与火战争中的亲身经历，是他们当时思想情感真实而具体的记录。他们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生动地记述了那场战争的始末，再现了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博大情怀。

经过了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，这本书精装的布面都成了丝缕，硬壳的封面脱落了，颜色泛黄了，但是它依然保存在我家，可以看出这部书在我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记得我从识字起，最先读的书，就是这本《志愿军一日》。在我少年时代，这本书我就爱不释手，看了又看。在那个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，可看的书非常少，除了几本小人书外，能看到的大人书，就是这本厚厚的《志愿军一日》。

然而，这本对我父母有着特殊意义的书，却差点在我的手中弄丢了。有一次，我把这本书借给了一个同学，说好了一个月还我，却差一点要不回来了。到了还书的时候，同学说书丢了。怎么可能呢，四五百页的一个大部头书说没有就没有了？显然他是在耍赖。我悻悻地回了家，也不敢吭声。后来，父亲问起这本书，我才吞吞吐吐地说出来。

为了这本书，我爸直接找到了这个同学的家长。“哦，我看到过这本书。”同学的家长说，“我还问过孩子，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，他还不肯说，这个熊孩子。这本书就在我家，我马上还你！”“爱看书是好事，不要为难孩子，把书还我就行了。”父亲说。

书籍封面上，“志愿军一日”是红色的繁体字，上方是一个朝鲜儿童依靠着一个高大的志愿军战士的雕像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个雕像就是一座丰碑。

郭沫若在《序》中这样写道：“《志愿军一日》真是无愧于抗美援朝运动的有血有肉的战史，是由永垂不朽的战士们自己亲手建立的丰碑。”这座丰碑，在志愿军老兵的心中是永远矗立着的。